

风物咏

老家的荷花湾

刘学光

老家的荷花湾有篮球场大，椭圆形，像一块碧绿的玉石嵌在村子西北角。水是活的，清亮亮的，带着一股子鲜润的气息。四周是粗壮的老柳树，长长的枝条垂下来，末梢几乎要触到浮萍。湾边有几块青石板，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，那是女人们浣衣的地方。石板缝里长着些倔强的车前草和狗尾草，还有几丛紫花的野薄荷，踩上去，一股清凉的香气便钻入鼻孔。

荷花湾是我和小伙伴们的天堂。六月底七月初，暑气蒸腾，知了在柳树上没命地嘶叫，

空气里弥漫着热烘烘的土腥味。这时候，荷花湾便显出它迷人的景致来。湾里的荷花开得妩媚，硕大的粉白花瓣托着嫩黄的蕊，在碧绿的荷叶间亭亭玉立，像是被谁不经意洒落了一湖的绢花。

风过处，满湾的香气便浓一阵淡一阵地荡过来，直往人心里钻。男孩子早就耐不住了，三下两下剥了汗衫短裤，赤条条哇哇叫着跃进水里。“扑通”一声，清凉的水花四溅，惊得荷叶上的青蛙“呱”的一声跳开。水不深，底下是软软的淤泥，脚趾缝里偶尔会钻出几根水草，痒酥

酥的。我们踩着水，用手掌劈开荷叶，去勾那些尚未绽开的嫩荷——我们叫它“荷花苞子”，带回家插在玻璃瓶里，能开好几天。

湾的西边是女人们的领地。清晨或是傍晚，几个新媳妇、老大妈会端着木盆过来，盆里是满满的衣服。她们找一块平坦的青石坐下，将衣服浸湿，抹上黄黄的胰子，便抡起棒槌“嘭嘭”地捶打起来。那声音清脆而有节奏，和着水声、笑声，在湾面上荡漾开来。有时她们会一边搓洗一边说些家长里短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像是怕惊扰了荷花。

的红荷仿佛真的在轻轻摆动，像是在梳理她看不见的长发。

夜里起了风，荷叶“沙沙”地响，我就趴在窗台上想：那位荷花仙子，今晚会出来吗？月亮升起来的时候，湾面上浮起一层银白的光，荷花变成了剪影，在水波里晃啊晃的。有时我仿佛真的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坐在荷花上，长长的黑发垂下来，闪着微光——可揉揉眼睛，又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满湾的荷叶在风里翻着白浪。

荷，朦朦胧胧的，如梦似幻。

从奶奶那里，我听到了荷花湾的传说——一个女子反抗恶势力，纵身跳入荷花湾，化身为荷花仙子。我听得浑身麻酥酥的，回头看看那湾荷花，忽然觉得那些荷花都活了过来，有了眼睛，有了呼吸。

从那以后，我看荷花湾的眼神就不同了。傍晚时分，当夕阳把最后一点光照洒在湾面上，满湾的荷花都染上了一层暖暖的橘红。我便觉得，那朵最大

荷花湾最盛时在七月中旬，整个湾面几乎被荷叶铺满，荷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此起彼伏。早晨是看荷的最好时候，露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，像一捧捧碎银子；荷花沾了夜露，格外精神，粉得更粉，白得更白。我常常一个人早早地跑来，蹲在湾边，看蜻蜓立在荷尖上，翅膀在晨光里微微颤动。湾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，阳光斜斜地穿过来，那水汽便成了淡金色的纱，笼着满湾的

长大后，我离开了家乡，荷花湾在我的记忆里慢慢褪了色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偶尔回家，路过湾边，看见荷花依旧开着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湾水似乎没有从前清了，柳树也老了很多，枝干上长满了褐色的苔藓。洗衣的青石板还在，但很少看见有人在那里洗衣了——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，买了洗衣机。偶尔有一两个老人蹲在石板上搓几件小衣裳，那“嘭嘭”的棒槌声也显得稀疏而孤单。

荷花湾最热闹的时候，变成了旅游的季节。前几年，村里搞起了“荷花节”，在湾边修了木栈

道，安了路灯，还立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荷花仙子家园”几个大字。到了七月，城里的游客一拨一拨地来，拿着相机对着荷花拍个不停。小贩们在柳树下摆起摊子，卖荷叶茶、莲子羹、炸荷花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夜里有灯会，五颜六色的灯带缠在柳树上，把满湾的荷花照得红红绿绿，像化了浓妆的仙子。喇叭里放着流行歌曲，喧嚣的声音盖过了蛙鸣和虫唱。

去年七月十五，我恰好在老家。夜里，游客散尽，灯也灭了，我一个人走到湾边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又大又圆，挂在

柳树梢头。湾面平静下来，荷花在月光下恢复了素净的颜色，一朵一朵，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梦。我站在当年的青石板上，脚下是温凉的石头，身边是沙沙响的柳叶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，回到了奶奶讲故事的那个早晨。

我在城市的家，附近有湖，湖里也种荷花，是那种名贵的品种，花瓣繁复，颜色妖艳。可怎么看，都没有老家荷花湾的荷那种灵气。每到七月，我总会想起老家那个小小的湾，想起碧绿的荷叶上滚动的露珠，想起青石板上的棒槌声。

然后又慢慢地转了回去，像是不经意的一次摇摆。我知道，那就是她——那位用生命换来自由的烈性女子，那位在月光下梳头的荷花仙子。

夜风起了，我转身离开，荷叶翻动的声音像一声声叹息，又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。荷花湾还在那里，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；荷花仙子的故事还在流传，以她自己的方式延续着。而我的童年，我的乡愁，我所有关于夏天的记忆，都系在那个小小的湾上，系在那朵会转动的荷花上。风一吹，我的心就跟着动一下。

夏凉秘境

文雨

这个小山村标签很多，全国文明村、景区化村庄、传统村落、壁画村、网红村……

盛夏周末，车子拐过连绵不绝的胶东山坳，伏热骤然被漫山绿意截在身后。隐匿在栖霞市庙后镇南的后许家村，仅百余户人家，像一块浸润在山谷深处的璞玉，轻风绕溪，红画覆巷，三百余载岁月裹着一身温婉清凉，成了我首选的避暑佳境。这里峰峦叠翠的丘陵地貌隔绝了城市燥热，山一程水一程的浪漫清欢，一步一景的古风余韵，不负一场野放消夏的奔赴。

初入小村，最先撞入眼帘的是沿河铺展的观光带。里许的溪流自东向西穿村而过，数道拦河坝蓄起一汪汪碧波，木桥横卧水面，两岸万余株绿植枝繁叶茂，层层绿荫织成天然凉廊。临近正午时，我沿着古朴的步道缓缓而行，脚下溪水漫过牙石叮咚作响，水汽裹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整条步行街顺着溪流蜿蜒，两侧石墙红瓦老屋错落而立，完整保留着胶东古村落的原生肌理。每条街巷洁净无尘，房前屋后栽花植绿，没有闹市的喧嚣纷扰，只有阵阵蝉鸣藏在浓荫深处，不时微风拂过水面，送来独属于山村的静谧凉爽。

顺着巷陌往里走，红色壁画是此行最艳羡的惊喜。这个红色壁画村，五十余面墙体、一千五百多平方米彩绘，沿着街巷次第呈现。我倚在墙根老柳树下纳凉，静静端详墙上笔墨。花顶山阻击战硝烟、“战山河”的激情岁月、栖霞乡间的民风习俗，都被画师揉进斑斓色彩里，鲜活可及。伫立间，山风穿过墙垣，携着淡淡的颜料与泥土气息，把这里的故事缓缓渗进心底。我寻来一处“许你人家”民宿小憩。村里共回收了四十六栋闲置老屋，保留原生石墙风貌，只添简约陈设，隔热甚佳，盛夏开窗便有清风穿堂而过。端坐在凉亭下的木凳发会呆，民

宿主人端来山泉水冲泡的野生茶，清冽茶汤入喉，暑气全无，一边纳凉赏画，一边与村民拉谈旧事，柔软慢时光就此悄悄展开。

后许家村最别致的是由废弃地瓜窖改造的窑洞咖啡馆，窑内恒温清凉，推门便是成片果蔬园。还有昔日无人问津的垃圾场，如今改成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，瓦片彩绘、民间剪纸手作点，游人可亲手体验非遗技艺，在山野凉风中触摸乡土文脉。作为红色美丽村庄试点，整合串联龙须公园、村史馆、乡村美术馆等点位，形成避暑游览动线，迎来各地访客赏壁画、读村史、重走抗大路，在清凉山野间品读红色记忆。

最后，耐不住林间清风牵引，我循着山道往村南三岔顶走去，寻访传说中的“仙人脚”。一路上松林密匝，山道被浓荫遮蔽，全程不必撑伞，行至崖边，一块两米见方的花岗岩静静矗立，石面上一道深浅分明的脚印清晰留存。相传古时大旱无雨，山中仙姑心怀苍生，独坐巨石祈雨，得八仙相助飞升之际，单脚蹬石留下的印记。在此凭栏远眺，整个后许家村静卧谷底，千亩苹果、樱桃园汇成无边绿海，山间薄雾飘然游走，神话传说与红色往事交织，心头烦忧尽数散去。

待到夕阳西垂，我坐在沿河木廊静待晚风，落日余晖轻覆山村每个角落，溪流载着碎光静静流淌。夜幕笼罩时，漫山步道霓虹蜿蜒，灯火裹映着房屋壁画，呈现出一幅温柔治愈的乡村夜色。

后许家，这个藏在胶东群山间的小山村，没有空调逼仄的冷意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，只有徐徐温润的清风。盛夏至此，漫步壁画街巷，静宿石屋民宿，于清幽山水间品读乡土过往，安放浮躁心绪，让避暑纳凉与人文寻访完美融合。这一方藏于胶东褶皱里的秘境，实属夏日不可多得的清凉归处。